

乡村记忆

家乡的四代“小车”

孙景璞

莱州人所说的小车,即人力推动的两把手独轮车,为了区别于畜力拉动的双轮大马车,所以称其为“小车”。从我记事起到现在,莱州的小车经历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,每个阶段都有许多说道。

一

第一阶段,大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。那时农村的小车叫“大笨车子”,全是木质构件,由车盘子和车轱辘两部分组成。车盘子由车把、边挂、横梁、车篷、爬头、车耳、车腿等组成,全用硬杂木如槐木、柞木等做成。车轱辘由车轴、车毂、辐条、车辋等组成。车辋、车轴、车耳,都用耐磨坚硬的枣木做成。整个车体粗壮坚固,载重量大,一般可载2000斤左右。当时凡有石坑(采石场)的地方,都用这种车子运送石头。它的缺点是体大笨重,必须靠畜力拉动。

由于大笨车子自身的缺点,一般农家都不用它。当年,我们村只有三五辆这样的车子。农忙时用它往地里送土粪和往家里运庄稼,农闲时用它往家里运填圈积肥的土和做运输挣钱。

我的邻居孙二爷就有一辆这样的车子,用一头黑毛驴拉着。孙二爷身强有力,性情豪爽,说话声音洪亮,是庄稼地里的顶尖把式。他用车子往地里送土粪时,两个大偏篓装得满满的、培得尖尖的,能有一千五六百斤。他的毛驴也训练有素,不用人牵。他自己推着车子,吆喝着毛驴,就把车子推到自家地里去了。

农闲时,孙二爷用车子从洪沟头石坑给盖房子的农户送石头挣运费。这活儿更辛苦,受冷挨热不说,最累的是从石坑里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到车子上。装一车石头,需上上下下20多次,搬运重量有2000多斤。从石坑往附近村庄送石头,近者三五里路,远的十多里路,他总是一个人推着车子,赶着毛驴,来回奔波。平坦的路还好走些,难的是上下坡。上坡时需要人驴合力,推动车子上行。下坡时更不轻松,为了毛驴的安全,要先把车子停下来,把套钩从车上摘下来,把驴儿牵到坡下拴在安全的地方,然后推起车子,慢慢地下滑。为了减缓车速,他在车轮上安装了木手闸,手闸拉绳系在车把上,用手拉紧闸绳,车闸夹住车辋时会摩擦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所以,这种车子又名“叫车子”。孙二爷要经常的车轴上抹上一些豆油,来减轻摩擦力。

二

第二阶段,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。莱州人把大笨车子改造成了第二代小车——仍然是木制结构,但是构件和车体都小了许多,其中车辋就比原来窄了三分之一。车轴和车耳改制了铁件,并装上了轴承,虽然承重量比大笨车子少一些,但是轻便省力,不用牲口拉动,所以被多数人家使用。我家周围邻居就有6辆这样的车子。

当时,这种车子在种田、运输、支援前线方面,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1946

年11月,掖县(今莱州市)粉子山战役中,全县就调集了400余辆小车,送给养,运弹药,支援解放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。1948年4月至5月,全县共调集小车830多辆,支援解放潍县战役。陈毅元帅说的“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”,说的就是这种小推车。俺村祥兴叔和刘大伯等人,曾推着自已的小车参加过淮海战役。他们随部队辗转上千公里,运送军需物资,历尽千辛万苦,立下功劳。

后来,我邻家元二叔开动脑筋,他把小车的车辋外围套上了一圈与车辋宽窄相同的胶轮外胎,这样就增加了弹性,减少了摩擦力。他的革新得到了全村人的认可,许多人都仿做了。

我16岁时,第一次推小车,也是借用邻家的这种小车往地里送土粪。车上的两个偏篓不能装满,也就是两“率”(俗话,土粪的计量单位)粪。路上走得挺轻松,到了土壤松软的地里就推不动了。尽管我双手用力推动车把,却难以前进,而且车轮越陷越深。邻地的三叔过来说:“孩子,推小车不能只靠双手,要靠双肩,要用肩上的担攀承担重量,拉动车把,推车前进。”说完他把担攀搭在肩上,双手握住车把,一弯腰,一低头,双肩向前一拱,双手用力一推,车子就前进了。我模仿三叔的动作,也推动了车子。从此,我学会了推小车。

三

第三阶段,在上世纪50年代,第三代手推车——胶轮车出现了。

它的车盘与第二代小车一样,车轱辘改成了与自行车轱辘一样的轴承胶轮。为了承重,它的车圈比自行车宽厚一些,辐条也比自行车粗一些,数量也多几根。农业合作化后,为了多挣工分,凡有劳力的家庭,家家都有这种车子。这种车在种田、运输,特别是修水库、修道路、整大寨田、建海潮坝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可以这样说,莱州的每一座水库、每一片大寨田,都是莱州人用胶轮小车推出来的。

四

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进,拖拉机、农用汽车、电动三轮车等新型车辆取代了第三代小车,人们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,也发明制造了第四代手推车。

它的车盘子全是铁管构件,平平的,没有车篷。车轱辘是直径约40厘米的小胶轮,轻便适用。家家户户从生产队场上分粮草,直到分田到户的晒粮入仓,平日的榨油、磨面,推运饮用水都是用这种小车,菜园、果园、建筑工地上也常用它。直到现在,仍有许多农户还在用这种小铁车搬运物品。

四代小推车,见证了莱州农村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历程。它们是农民朋友生产生活的最佳工具,也是我的好帮手。它们为莱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立过功,虽然它们已经或将要进入历史博物馆,但它们的样子和功能永远记载在莱州的农业发展史中。

母亲的千层底

北芳



旧时,男耕女织是一种生活常态。纺线车、捻线槌、织布机、缝纫机、刺绣布艺、花边棒槌、补袜子的鞋撑、做鞋的鞋楦、纳鞋底的工具,都是母亲的女红工具。

白天,母亲和父亲把一垄一垄的庄稼地侍弄得像手里的针线活一样细致。夜深,当孩子们在和梦拔河的时候,母亲也在与贫瘠的生活拔河,一家老小的穿戴缝补几乎都是在灯下完成的。孩子们长高了,母亲背驼了;孩子们背起行囊要飞向远方,临行再加上一双母亲日夜赶制出的千层底新布鞋。油灯熬枯了母亲的双眼,千针万线缝制进母亲多少慈爱多少牵挂!

针线活,也就是女红,是每个女人从小要学习的功课。少女时练就的纺织、刺绣手艺,结婚后就用来缝制孩子的衣服鞋帽,甚至一家老小的穿戴。家里和布有关的用品,小到荷包、鞋帽,大到衣服、被子,都是出自母亲之手。

我拿起璜山民艺博物馆收藏的一整套旧时的母亲纳鞋底做鞋的工具,耳边响起小时候的童谣:“小媳妇,坐椅囤(音:得儿),搓麻绳,纳底囤。”

那时,做鞋最累的是纳鞋底,需要好几道工序来完成。妇女在秋天把麻绳梳好,再一点一点搓成细绳,缠在线板上,纳鞋底备用。

纳鞋底的头道工序是“打壳(胶东发音que)子”,即用破烂衣服或碎布拆洗叠熨帖,再用面粉加点明矾打出糨糊,在一扇木门板上,把旧布用糨糊拼凑黏在一起。待到一定厚度,把布和木门一起拿到太阳下晒,晒干后,把布从木板上揭下来,就是胶东人口中的“布壳子”。

制作鞋底时,把一层层“布壳子”叠起来压实,有一厘米多厚,按照鞋号码的大小画样,用皮刀切成鞋底样。

母亲的针线筐里盛着针、线、顶针、锥子、针夹子等“长枪短剑”,母亲右手中指上始终戴着顶针,富家小姐戴戒指,贫家母亲戴顶针。母亲先用锥子在

几十层布的鞋底上开路,大眼针带着麻绳线在后面穿过,顶针顶在针鼻推动针,针夹子在前面用力拔,针线就顺利地通过厚厚的鞋底,来回穿梭。为此曾产生一句歇后语:纳鞋底的不用锥子——真(针)好。

棉布填千层,麻线扎千针。母亲“左右开弓”,每拉一针,都把线缠在手背上狠劲一挣,使鞋底更加结实,鞋底两面露着密密麻麻的线点,而母亲手背上的青筋却被麻绳勒得“鼓”了起来。

纳鞋底,毕竟太费力,于是有的家庭让木匠做一个纳鞋底夹子,夹子由两块木板和两根木条组成,两块木板呈“A”字形结构,两根木条插在木板中间,起到紧固连接作用。使用时,将上面的木条上抬,木板张开,把鞋底放入后再下压木条,两块木板就被收紧并夹住鞋底。

纳鞋底时,母亲用双腿压住夹子两边的横杆,夹子就不会来回晃动。有了夹子,不用手拿鞋底子,这样两只手都能用上劲,效率自然就快得多。

大集体时代,妇女上山干活,包里都带着“布壳子”鞋底。歇息时,母亲拿出鞋底,飞针走线地纳着;生产队里开会,或者雨雪天有闲聊天时,妇女们都抽空“见缝插针”地纳着鞋底……

鞋底纳好后,再做鞋帮。做鞋帮有纸剪的“鞋样”,贴在布上剪裁。鞋帮由鞋面布、鞋面衬、鞋面里子布组成。一般鞋面是用青平纹布、条绒布,里子是白布,中间夹上一层“布壳子”,三层缝在一起。然后用夹板、鞋楦、锥子、大针、麻线等各种工具把鞋帮镶在鞋底上。

母亲缝缝补补的女红工具中,还有一两个补袜子的木头撑子。以前袜子是用自己织的布做的,脚后跟和脚趾头处一般先穿破,母亲就把袜子翻过来套在袜撑子上,用布补好继续穿。后来有了尼龙袜,破了也照样用袜撑子补起来;有时,母亲会把一个用两三层布纳的软鞋底镶在尼龙袜的脚底,这样武装起来的袜子会更加耐穿。

“丝丝白发儿女债,历历深纹岁月痕。”在那些“脚底没鞋穷半截”的艰难岁月里,母亲将千般母爱集于“足下”,让一家人穿着舒服合脚的千层底,行走在厚实的大地上,蜿蜒出一个时代的风景。